



街頭 SKETCH

竹林一著

我只能在漩渦中身不由己的沈浮……

也不想隨波逐流。

我無力推波助瀾。

我只是這個漩渦中的一顆小小的泡沫。

時代的潮流把我捲進了文學的漩渦。

街頭SKETCH／竹林著.--初版.--
臺北市：業強出版：臺北縣新店市：
聯合發行中心發行，1993[民82]
面；公分.--(文學風情；68)
ISBN 957-683-158-X(平裝)

857.63

82006452

文學風情
⑥8

●著者.....竹林
街頭 SKETCH

●出版者.....業強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

電話：(02)33043151·33025140

傳真：(02)33043153

郵撥：074381219 業強出版社

●發行人.....陳春雄

●執行主編.....張碧珠

●編輯.....朱淑芬、林宜妙、阮毓琪、賴桂枝、劉立文

●美編.....蔡森江、潘俊傑

●企畫.....姜亦慧

●發行.....聯合發行中心

地址：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2樓

電話：(02)2183565(代表號)

傳真：(02)2183619

●法律顧問.....蕭雄淋律師

●排版.....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●印刷.....永美印刷公司

●出版登記.....局版台業字第3220號

●定價.....新台幣一八〇元整

一九九三年九月初版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、缺頁或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ISBN 957-683-158-X

街 頭 S K E T C H

竹林—著

目 錄

希望	4
眼睛	28
蛇枕頭花	53
網	82
離婚	106
海市……	125
阿末小的故事	152
話梅	177
年年歲歲花相似	203
街頭 SKETCH	224
我和「司令」——童年生活之一	241

眼鏡的風波——童年生活之二	264
飄忽的路——童年生活之三	291
後記	321

希望

—

記不清走了多少路，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，我擡頭一望，夜空中布滿了一堆堆的烏雲。這些烏雲如同可怕的專事毀滅的幽靈，憑藉著風力在空中馳騁，窮凶極惡地撲向那一輪嬌好的月亮。月亮在發抖、掙扎著露出些慘白的臉來，撒出一線淡淡的光。這光是多麼微弱而無力喲——那遠處的河岸，那近處的村莊，那長著馬尾松的起伏的山巒和刷刷作響的青紗帳；還有那田邊的小花、路旁的野草……噢，天空和大地，生命和死亡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這天昏地暗中攪成一團，被無邊無際的黑暗淹沒了。

我喘息著，將身子靠在田野裡的一棵樹上。我的手無意間觸到那涼浸浸的樹皮。我發現這是

一棵銀杏樹。在我出生的家鄉，銀杏樹是死亡的象徵，因為它是種在墳墓上的。在冥冥的薄暮中，它挺著鐵棒一般的身軀，彷彿是死亡之神的利爪。那時我怕它，也怕死。我覺得死神總是與痛苦、眼淚一起降臨到人間的——然而這一切都是那遙遠的兒時的意念了。現在，我倒覺得那曠野裡的荒漠，那長著銀杏樹或不長銀杏樹的孤墳，卻是些潔淨的所在呢。與其要回到那充滿了奸諂、欺詐與污穢的衛生院，我不如走向墳墓。我的身子是乾淨的，我不願沾染污穢和血腥！

不知道哪來那麼大的力氣，我掙脫了他，而且還打了他——縣委書記的小少爺，一個長滿粉刺的小白臉，兩記耳光，是那樣清脆的「啪啪」兩聲，我平生第一次打人。

據說被女孩子打過耳光的男人，是要倒楣一輩子的；那麼，可便宜了另一個人，油黑臉的公社書記，他溜得快，我沒有追上他。

今晚的陰謀，是他一手導演的。

還是吃晚飯的時候，我剛剛端上一碗煮好了的山芋粥，書記跑了來，站在我那個小小的藥房兼宿舍的門口，神色緊張地說：「李羣病得很厲害，你快去給看看。」

「李羣？」我下意識地皺了皺眉頭。這個李羣，就是那個小白臉，縣委書記的小少爺，前年下放到農村，一天農活沒摸，就被抽到公社大院裡當祕書，又是今年秋後大學招生的第一號種

子。然而，他的行爲，早就在我的心底留下了醜惡的印象，但願我一輩子都不要見到他。可是，不管我心底怎麼厭惡，我的職責是不容忽視的；我是這個衛生院的赤腳醫生呀。所謂「赤腳」，就是我拿工分，二年前以知識青年的身分被抽到這裡來的。

「人來了麼？」我放下碗，望著書記說。

他並不回答我的問話，只匆匆地點了下頭說：「你跟我來。」

我知道又要出診了。其實，公社大院就在衛生院的北頭，相隔不過幾十米而已，比起往常到十幾里地外的村莊去出診，要方便得多。但是我寧願冒著風雪或頂著烈日，跋山涉水地去給農民看病，因為這才是真正在履行我的義務——貧苦的鄉裡人，不到病重是絕不會求醫的啊！

我跟著書記走進了公社大院，來到盡北頭的一間屋子。「病人」躺在牀上，用被子蒙著頭，好像重病的樣子，還不時發出哼哼聲。見這樣子，我竭力放緩口氣說：「你覺得怎麼了？」還沒等病人回答，書記就急忙地說：「小葉，你給他好好看看，我去打壺開水來，給他吃藥。」說著，隨手拉上了門。

書記一走，「病人」一下子拉開了被子，露出了通紅的燒得像熟豬頭一樣的腦袋，眼睛裡布滿了血絲和貪婪的光。他笑嘻嘻地說：「來，這邊坐呀！」

他說話的時候，嘴裡噴出一股酒氣。我厭惡地轉過臉，依然站著不動，冷冷地問：「你病了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病了，病了……」忽然他刷地一下子從牀上跳起來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放到他的唇邊，一邊「心肝、寶貝」地說起胡話來。我氣瘋了，猛地抽回手，「啪啪」給了他兩記耳光。也許是他沒有料到我的反抗，也許是我凜然的正氣壓倒了他，他竟如一段木頭，呆呆地立著，一動也不動。

我也清醒過來，轉身衝向門口，然而門卻從外面被反鎖上了。

我用力地搥門，悲切地呼喊。

小白臉像瘋子一樣撲過來，攔腰抱住了我。

我又踢又咬，拚命掙扎……

有人給我開了門……

是他……

哪怕夜幕籠罩著大地，哪怕是在最濃重的黑暗中，我也能一眼認出，是他！他望著我，一雙深藏在玳瑁眼鏡片後面的眼睛，包含著多少憤怒，多少愛憐，多少痛苦，多少同情啊！

有幾秒鐘的時間，我想不顧一切地撲到他的懷裡，把頭靠在他寬闊的胸膛上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，讓我把我的一切委屈，一切哀怨，一切愛和恨，一切愁和苦，如決堤的洪水一般，傾瀉出來。

可是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啊！

我沒有這樣做的權利和自由，我……我只是向他望了一眼，便一頭衝了出去。

我要去尋找書記。我要揭露他的偽善，當眾撕下他那張披著的人皮來！

我是一個女孩子。我孤立無援；我是一個弱者。但我並不軟乎；高傲與潑辣，是我唯一的財富。靠著這兩條，我才保住了做人的尊嚴，要不我早成了泥溝旁任人踐踏的野草了。

黑書記手下的那些人就像一羣狗，當罪惡的魔爪擒住獵獲物蹂躪的時候，他們覺得心安理得；如果你想保住你的貞潔，逃出魔鬼的掌心的話，那麼他們就會汪汪亂叫起來。上上下下都說我驕傲，看不起人，說我「狗肉擺不上宴席，不識擡舉」，還說我是一朵「帶刺的玫瑰花」。反正怎麼難聽怎麼說，這一切我都不在乎。誰在背後說我，我只當他狗咬；誰要是當面對我不尊重，我也絕不留情。我說笑就笑，說罵就罵，時間久了，這些人也奈何我不得了。

然而我沒有找到這個野獸。他跑掉了，他躲開了。我發瘋一樣地在田野裡跑著，跑著；我要

把夜幕踏在腳下，我要把醜惡砸得稀爛，我要把黑暗撕成碎片……

然而，我累了，倦了，我無力地靠在銀杏樹上。哦，銀杏樹，死亡之神的利箭，讓它穿透我這一顆備受折磨的心吧。

「嗚——」有火車馳過丘陵大地，空氣在震盪，大地在顫抖。是天地震怒了麼？將有災難降臨世界了麼？我感到一陣快意。我睜大眼睛，透過濃重的黑暗，向前望去。我想這是一列北上的貨車，二年前，我坐過這趟車。

那是一個大雪天，我蜷縮在一個城市車站的候車室裡過夜，因為聽說這裡的小劇團招演員，我是偷著跑出來應考的。我沒能錄取，還必須要回生產隊。可是我帶的冷山芋已經吃光，身上僅有的一毛錢，也在一下車時花光了——我買了兩盆洗臉水，每盆五分錢；因為我去時是爬的煤車，這樣烏黑的沾滿煤灰的臉一盆水是洗不乾淨的。

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，操著純正的普通話，問我：「你餓了麼？」

我要強地搖搖頭。

他取出一個圓的旅行麵包：「別客氣，你吃吧。」

我像受了侮辱似地縮了縮身子，是的，我不需要憐憫，也從來沒有誰憐憫過我。記得在很小

的時候，我的媽媽死了，當汽車司機的爸爸，喝醉了酒經常打我。住在一幢房裡的姨媽，總是用鄙夷的目光瞧我，每逢他們買來好吃的東西，我從來不去望一眼。夏天的下午，當他們大呼小叫要開西瓜的時候，我就離開家，獨自走到炎熱的馬路上去……

那人倒是很隨和，他望了望我，又說：「如果你願意跟我走，我可以為你設法調到×市的近郊當中學教師。」

中學教師？我的心重重地被叩動了一下。這是一個能夠自食其力的好職務啊！可是，當我又向他打量一番以後，馬上惶恐地回答：「不，不，這怎麼可能呢？……」

他不再說什麼，開始嚼他的麪包。我縮著脖子打睡，竭力不去瞧他。待我醒來時，他不見了。在我身邊的凳子上，有用麪包壓著的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那人的地址姓名，說如果我想去，還可以去找他。

我竟然吃了這個麪包，而且，把紙條裝進了口袋。

我覺得虛弱透了的身子似乎又有了點熱氣和活力。那麼，我上哪兒去呢？

回到那空無一人的知青點嗎？不，在那裡，我最要好的同學小芹，一年前，被抽調到公社廣播站當廣播員，想當初她是多麼幸運啊，連我都一度有點羨慕和嫉妒她呢。可是，不久以後，我

就隱約聽說，公社祕書配了廣播室的鑰匙，晚上他們可以隨意進去……小玲有個好爸爸，本來是走資派，後來一亮相變成了市委書記，早在一年前她就遠走高飛，飛向她幸福的蓬萊仙境裡去了；小萍家裡的經濟條件好，每次探親回來都給公社、大隊的幹部捎上許多禮物，她被抽調到了縣化肥廠，可是，臨走之前，仍然沒能逃脫小白臉的魔掌……

在我來到公社衛生院的兩年裡，有好幾次書記曾冠冕堂皇地來替我和小白臉少爺介紹對象，好話歹話說了幾籬筐，但是他那向縣委書記邀功請賞的美夢，始終未能實現。於是，他就變了一副臉，在全公社的大會上點我的名，批評我不好好接受「再教育」，會後，又把我留下，聲色俱厲地說：「要是再不聽話，你就一輩子留在這兒幹革命吧！」

還有好幾次，小白臉在路上攔住我，死皮賴臉地跟我泡蘑菇，說什麼「你是我們公社裡最美的人兒，我喜歡你喜歡得快發瘋了……只要你跟我好，升學、招工都包在我身上……」

我該怎麼辦呢？

回去麼？回到那牢籠？投到虎狼的嘴裡去？

逃脫麼？去找那個採購員，按照他留下的地址？

誰又能料定，要去的地方沒有新的牢籠？新的陷阱？新的虎狼？

然而，或許有一線生的希望呢？

在這場命運的賭博中，一邊是輸，一邊是輸贏未卜。

似乎應該去「搏」一下；

我也只能去「搏」一下了！

我決定去尋找那個留下地址的陌生人——我只有二十二歲，我還有很長青春，只要能讓我生存下去，維持著人的尊嚴生存下去，我就會做許多事情，對祖國和人民有用的事情！這裡的貧苦農民也需要我啊！

我終於爬上了一列北上的貨車，在貨車頂的木頭堆上坐了下來；那兒還坐著四個不相識的知青，都是男的。我沒問他們上哪兒去，他們也沒問我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在這樣的場合，大家都是命運相近，心照不宣的。後半夜，由於寒潮的突然襲擊，在風雪和嚴寒中，我們不由自主地抱在了一起。寒冷已經使我們失去了自衛和活動的能力，我覺得自己漸漸地在和這個世界分離了。

我記不清自己是怎樣失去知覺的。當我醒來的時候，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小小的行軍牀上，我看見了一雙眼睛，一雙深藏在近視眼鏡片後面的聰睿而熱情的眼睛，在向我微笑——這是我第一次認識的林醫生。

「他們是你什麼人？」他俯身問我。

「誰？」我覺得奇怪，並且彷彿那聲音是從十分遙遠的地方傳來的。

「那四個男孩子，貨車上的，已經死了。」他說。

於是我漸漸記起了大風雪、夜、和陌生人的紙條……後來我才知道，我們凍僵了的五個人被扔下貨車，正在巡迴醫療的林醫生發現了我們，把我從死人堆裡背出來，救了我的命。

「多麼動人的情景啊。車上的工人說，他們緊緊地圍著你，要不是這樣，你也……」林醫生說著，垂下了頭。

「可是，我並不知道他們的名字。」我痛苦地閉上了眼睛，清清楚楚地感到，兩行熱淚，順著我的臉頰流下。多少年來，這是我第一次流淚。

「不要這樣，」他急切地望著我說，「你安心在這裡養傷好了。爲了他們，你也要好好生活下去。人生總是有希望的，你還這麼年輕。」

「人生總是有希望的。」這句話，在這以後又是漫長的二年裡，曾多少次地在困苦中給了我勇氣和力量啊！可是現在，我的希望是什麼呢？我茫然了。只聽得火車吼叫的餘音越來越遠，越來越小，最後夢幻般地消失在曠野裡了，四周又恢復了原先的沈寂。我緊靠著銀杏樹的身體感到

有一股涼氣，沁透了我的心胸，我慢慢閉上了眼睛，雖然在這樣的夜，視覺本來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。

我想到小玲走了這麼久，竟沒有一封信來。難道人生是那樣的冷酷？舊情是那樣的易忘？可是，我為什麼不能忘掉這一切呢？我清清楚楚地記得，在林醫生簡陋得幾乎與農舍沒有區別的小土屋裡，度過了那樣難忘的一星期。從談話中我知道，林醫生是一個醫專的畢業生，他從小立志要當醫生，因為家境貧寒，便讀了醫專。畢業後他決心要到艱苦的農村去，爲生了病無錢醫治或無醫生醫治的勞苦農民盡點力。這樣他就被分配到了這鐵路邊上的農村小鎮上，在這裡安上了家。一切似乎都很平常，但在這平常中我感到了一種魅力，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同情和愛護的善良、純潔的魅力在吸引著我。

我在那裡認識了林醫生的妻子，一個身材矮小的農村婦女。她送給我一塊家織的帶紅藍格子的土布，爲我裁剪了一件合身的棉襖罩衣。她的善良使我無法拒絕，於是我脫下了那件破舊得已分不出什麼顏色的罩衫——幾年來，我把每次發下來的布票都賣了，去換救濟糧啊！

在臨走的時候，我不得不又一次接受了這個家庭的饋贈，爲了湊足我的路費，林醫生賣了他唯一的手錶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坐在溫暖的車廂裡，心想，世界上還是有好人的。「人生總是有希

望的」，也許，在我人生的旅途上，還會出現希望的曙光；我還想，假如在今後的生活道路上，我還會得到更貴重的東西的話，那麼，任何珍寶也比不上林醫生這一塊手錶的價值！縱使我到了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報答這一塊手錶的情誼。

這些回憶是朦朧而又鮮明的，我不知道爲什麼在這極度的悲憤之餘，會一個人在荒山野地裡去想這一切，但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思緒。因爲生活中醜惡的東西我見得太多了，只有那善良美好的記憶，才能像刀一樣劃破包裹著我心靈的外膜。

大概是深夜時分了，夜霧使我的身子微微顫抖了幾下，我睜開眼，不由自主地伸手抱在胸前。這時我才發現衣襟前的鈕扣少了一粒，大概是剛才「搏鬥」時失落的吧，幸而現在是黑夜。夜是這樣悄無聲息的沈寂啊，那幽靈般的烏雲後面，有整個無極的宇宙，有人世間享受不到的永恒的安寧，儘管數不清的星星仍在那裡閃爍，在那裡運行……唉，人世間的誣陷、奸佞、欺詐、殘殺、奴役、蹂躪、爭鬥，也是永不休止的啊！

如果說，人生是一場爭鬥的話，那麼，這場爭鬥對於我來說，意味著什麼呢？我沒有後臺，沒有親人，沒有朋友，沒有金錢，我該上哪兒去呢？

我說不出來，我只覺得周圍的一切就像這無窮無盡的黑暗一樣，在包圍著我，吞噬著我。我